

雨落在辛亥路上

教師組
第二名 陳義芝



陳義芝，四川忠縣人。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生。臺中師專及師大國文系畢業。曾任報社編輯、小學教師。現任教於臺北市私立復興中學。為「詩人季刊」創辦人之一。作品已結集出版者有「落日長煙」、「青衫」等。詩作收入「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」、「現代詩導讀」、「當代百家詩選」、「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」等選集。曾獲青年學藝競賽新詩首獎、空軍文藝（散文）銀鷹獎、國軍文藝（長詩）銅像獎。

二十年前，我在中部濱海的一所小學念書，參加過一次校內國語朗讀比賽，指定課題已不太清楚，大約是——「革命先烈趙伯先」。

當時秋意漸深，已是十月「寒露」過後，木麻黃疏落有致地站在校園邊上。幾天前落過雨的操場還濕軟軟的，赤腳踩在上頭，覺得好舒服。

沒有人擔心風會揚塵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十班代表，齊聚升旗臺前，在國旗之下，三千多名同學面前，一個個依序上臺，捧著書本，高聲地念：「今天我要朗讀的課文是……」，而這一句開頭多半還會重複一遍，因此，麥克風不斷地傳出「趙伯先」、「趙伯先」……。

語韻鏗鏘有力，情詞盪氣迴腸，那篇課文不知出自何人手筆，現在似已不太容易找到了。其中有兩句讚歎「伯先——伯先——，你是民族的靈魂，歷史的榮光！」高亢響亮，如金聲玉振，集音之大成。印象之深，即使再二十年，仍難磨滅。

像「民族的靈魂」、「歷史的榮光」這類句子，單獨挑出，或不免有點兒抽象、空洞，但配上血淚交凝、有歌有哭的史事，

在二十年前，確曾給一個十歲大的軍人子弟，無比地感動。彷彿是淚水在陽光下閃耀的那種情，心被整個國家、民族的沉傷和酸痛牢牢扣住了。

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……」，我念得很緩，很賣力，心中充塞著一股麻熱熱的感覺，渾忘却幾千雙眼及底下黑壓壓的一大堆人頭。

國難國殤，能够尤怨天地嗎？家仇家恨，該向誰去討回公道呢？除了無窮的憾恨，無盡的惋惜。

從白髮的校長手中，我領到一張第一名的獎狀，此後就永遠忘不掉辛亥路上，那位昂首先行的趙伯先了。

上了初中，又讀到林覺民的「與妻訣別書」。年少時感觸不深。直到如今，自己有了妻兒，親自站上講臺，才體會出那種逾恆的悲痛來。

——生死永訣而又不免牽腸掛肚；紙短情長，筆所未盡者自是萬萬千千了。

林覺民死的時候，只有二十五歲啊！留學歸來，英姿勃發。那麼年輕，如何在就刑時俯仰自若，面不改色？那麼年輕，如何在赴難前夕嘔心瀝血，娓娓傾訴，往事的回憶？當更鼓敲了四下，已經是三月二十七日，不久天就要亮了。在林覺民蘸血寫下「意洞手書」四個字之前，不知他流下多少眼淚，揉掉多少張信紙？他終於勇敢地走向黃花岡，走在歷史交關的年代——風雨如晦，而鷄鳴不已！把滿清釘死在「宣統三年」那一頁上，爲烈烈煌煌的民國肇建，打開了鎖鑰。

上上星期，我講完這課後，一位聰慧的學生在週記上寫了篇讀後感，題名「人生最難過的關卡」。十四歲的男孩子這麼寫的：「岳飛過關了，文天祥過關了，林覺民也過關了……，不曉得將來我能不能過？也有這樣的機會嗎？」多麼純情的神態，無私無慾，躍然紙上。

下午的陽光和和暖暖地，從窗口射進大辦公室。擱下紅筆，我愕然驚喜地站了起來，忍抑不住的稱賞與讚喝：難得，難得一抬頭，正好看到國父，炯炯的目光，緊抵住憂患的唇。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兩行墨字，一左一右，立在遺像旁，穩實而秀美，正是中山先生殷殷的垂訓。

我不禁又想起林覺民留給「意映卿卿」的話來：

「……汝腹中之物，吾疑其女也；女必像汝，吾心甚慰。或又是男，則亦教其以父志爲志，則我死後，尙有二意洞在也，……」

割捨「愛」而超越「死」，只三言兩語，就是一生的囑咐與交代了，讀起來澀澀地，竟有些輕描淡寫的慘意，香火永續，薪傳不絕——至此，已不須再叩首盟誓，也不必呼天搶地，一句句、一字字清清楚楚地烙印在歷史上了。

昨天放學，目送學生排著路隊或坐上車都走了。於是我騎車準備回返興隆路的家。

從仁愛路轉復興南路接上辛亥路，在春分已過的三月暮，在夜燈將亮未亮的傍晚，自北向南、自西徂東，橫越信義路、和平東路、基隆路，春雨淅淅瀝瀝地打在頭盔上、臉頰上，濕了青青遠山，也濕了道旁鐵黑色枝桠的木棉樹，經過救國團總部時，看到慶祝青年節的朱漆牌樓尚未拆下，想起八指將軍年輕時……；人在辛亥路上的感覺，一下子就鮮明了，有點像走在零雨其濛的征途上，沿湯湯之江河，向巍巍之山嶽。

唉！寂寂黃花、離離宿莽，七十年前 國父曾哀輓，七十年後的今天又如何了呢？

抬眼望前，隧道山上豎滿了纍纍的墳碑，路邊早開的木棉花一小簇一小簇紅燦燦地站立在枝頭，濕淋淋地。這些景象在辛亥路上，總引人懷想大半世紀風雨滄桑的國史，以及比五四更早以前那些年少而悲歌慷慨的烈士。

每天上下班，走辛亥路，來來去去怕已不只千回了。仍喜歡這條路，永遠喜歡，即使是漆黑落著雨的晚上。路名給我豐富的聯想，提醒我歷史的肩負，在許多更深人靜的夜中，我在燈下讀書寫作，默默咀嚼中國的烽火、中國的亂雜，為整張飲泣的海棠、扼腕沉思；為山河的動盪、故鄉的水患……，垂淚。

有時候，甚至想像自己就是革命隊伍中一名九死無悔的男兒，當五月來臨，木棉花開得桀傲而慘烈、尊嚴又悲傷。風吹著，雨下著，淚忍著……，我頂戴著黃花崗的期許。

民國已七十一歲，我正邁向而立之年。

我知道：過了隧道，山圍蒼鬱，會有一大片翠綠雀躍著奔來；雨水淨浴後，空氣更清新，景物更明麗！